

# 高仿宋瓶

——  
乔森探案集

陈光远\著

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 
三 秦 出 版 社



陈光远，1952年生于陕西城固县。1972年参加工作。童年牧牛，少年务农，青年当兵。此前修过铁路，当过收银员，干过装卸工。1976年任副指导员，随后转业至西安市政府某局工作。

退休前任某局处长，高级侦察工程师。

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高仿宋瓶:乔森探案集 / 陈光远著. —西安:三秦出版社,2017.12

ISBN 978 - 7 - 5518 - 1366 - 2

I. ①高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46448 号

## 高仿宋瓶

——乔森探案集

---

陈光远 著

责任编辑 高峰  
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 
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 
电 话 (029)87205121  
邮政编码 710003  
印 刷 陕西天丰印务有限公司  
开 本 880mm × 1230mm 1/32  
印 张 7.5  
字 数 140 千字  
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 
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
印 数 1—1000  
标准书号 ISBN978 - 7 - 5518 - 1366 - 2  
定 价 38.00 元

---

网 址 <http://www.sqcbs.cn>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庚申无罪 ..... | 1   |
| 九号密函 ..... | 32  |
| 死者作证 ..... | 56  |
| 拥抱死亡 ..... | 83  |
| 太阳宝石 ..... | 101 |
| 郭寨旧案 ..... | 136 |
| 丹水山庄 ..... | 160 |
| 金英之死 ..... | 187 |
| 高仿宋瓶 ..... | 211 |

## 庚申无罪

---

长安无春秋。

端阳刚过,才脱下羊毛衫的姑娘们便换上各色裙裳。随处可见穿衬衣的小伙子手臂上搭着一件毛衣,抹着满头大汗从商场出来,寻找那些仓促开张的冰屋。乔森随口嘟哝了一句:“鬼天气。”脱下身上的米黄色薄毛料西服递给影子一般的助手。乔森,私家侦探,身高一米七六,体重 69 公斤。可以说是一表人才。虽然年近不惑仍然喜好在衣着上下些工夫,他觉得私家侦探没有庄重漂亮的制服、警徽,就应该穿得精精神神,给雇主一种值得信任的感觉。每当他西装革履出现在人们面前时心中就充满自信。乔森认为冬天那厚厚的棉袍,夏天凉爽的老头衫只会损害人的形象。

“回事务所。”乔森烦躁地喊道。

“我也想回了。”助手黄英附和。黄英，一位看似天真烂漫其实城府颇深的姑娘。

乔森侦探事务所设在一条古老的街道上。这条街主要经营文房四宝、古今字画、金石篆刻，间或有两家风味小吃。街名叫书院门。

乔森侦探事务所就在书院门288号。

此时事务所门口站着一位三十出头的汉子；他中等身材稍显单薄，身穿一件海蓝色“背靠背”牌短袖衫，下着一条精工制作的浅灰色“三木”牌西裤，脚蹬一双“步云”牌牛皮凉鞋在门口转悠，看来像是有要紧事情。忽然，他扔掉手中的烟蒂招手叫道：“乔先生。”

乔森见有客人来访三步并做两步走了过来，打开门锁把客人让进屋。黄英随即从冰箱里拿出饮料先递给客人，又递给乔森一罐，谁知客人欲喝又止，开口道：“乔先生……”

“别急。”乔森轻轻抬手下压。“先解解渴，这鬼天气一步就从冬天跨到夏天来了。”“我说乔先生，人命关天的大事。”客人忍不住说了出来，“我的邻居孙老先生好像几天不见，不知是未出门还是未回家。”“噢？是吗？”乔森警觉起来。

“是的。以往他总是早早起床，跑步锻炼一会儿，然后背上他那重重的帆布包、提上小椅子，上街吃个早点就去邮票市场，一直到下午六七点回家，这几天却不见他人影儿。我咋觉得有些蹊跷。”

“您是他的邻居自然了解他了。噢,忘了请教您尊姓大名。”乔森道。

“您真客气,我叫柳小虎。除了和孙老先生邻居外还和他一样是个集邮爱好者。”柳小虎谦恭地回答。

“会不会到亲戚或朋友家去了呢?”

“不会吧。以往他要出远门都会告我一声,希望我替他照看门户。”

“是否有病在家?”乔森又问。

“有可能吧,不过已经有三天了。”柳小虎迟疑了一下,似乎感到自己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。

“你刚才说‘人命关天’是什么意思?”乔森突然记起柳小虎前面说的话。

“看样子乔先生不咋相信我!反正我觉得两三天没见他会不会有啥意外发生。”柳小虎脸上有点怨色。

“不急,要活着自然不用着急,要死了怕早就死了,急也没用。”乔森皱皱眉头。

“也是,乔老师了解一点情况嘛。”黄英这时插了一句。

“去还是不去,你要不去就算我多此一举。”说着就要转身走人。

“柳先生少安毋躁,乔老师又没说不去。”黄英笑着对柳小虎说,接着便收拾必要的东西,乔森也喝完最后一口饮料。

孙老先生家住贡院东巷一条死胡同一幢单面小楼的一楼。出于住房紧张的缘故,一楼的住户都在门前接出一间偏厦。半截的旧砖砌成的墙,业余木工加工的门窗粗陋不堪。

顶上铺的油毡用几块红砖压住。柳小虎指给乔森看：“就是这家。”接着便高声喊叫：“老孙！老孙！”一边用脚使劲儿踢那未涂油漆的板门。

“你搞打砸抢呀。”黄英觉得柳小虎有点儿过分。

“他有套间。睡在套间里听不清外面声音。”柳小虎停下来做着解释。

“你对孙先生家挺熟嘛。”乔森随口说道。他在看窗子是否关严。并用手推了推。窗子没开。

“当然熟悉。我和他家一墙之隔。”柳小虎说着站到旁边，好奇地看着乔森的一举一动。

“小黄。我已闻出一点味儿，你不觉得吗？再说，这门前苍蝇也显得多了点。”

“嗯，有点儿。”黄英吸了吸好看的小鼻头回答道。她看看乔森紧绷的脸，知道情况不妙便不再言语。

乔森掏出一张塑制名片从门缝塞进去，很快又拔出来对黄英说：“拿东西来。”黄英连忙打开包把工具递过去。

“不行。门是反锁的。”乔森一出手便觉得不太对头。

“说明里面肯定有人。”柳小虎似乎有些吃惊地说。

乔森从墙角拣起半截砖将窗户的玻璃砸烂，推开窗扇，双手一搭敏捷地跳进屋里。

一股恶臭直扑鼻孔，乔森并不理会，一看门锁果然是从里面反锁。他戴上手套打开门吩咐黄英：“给刑警队打电话叫他们来人。”

这是一间大房，后半截开一门通向套间，因前面搭有偏

厦所以前后共有四扇窗户三道门,窗户全部插住玻璃完好,除第一道门从里反锁外,其余两门敞开。

刑警队派了一名副队长和一名法医,法医兼做现场拍照工作。乔森和这位警局副队长是老熟人,简单寒暄几句乔森又扼要地介绍一下前面情况,便开始现场勘察。孙老先生已经死亡。死者被棉被盖得挺严实。室内无搏斗迹象,推算死亡时间约四十八小时前后。乔森嗅到有一丝液化气味,查看气罐果然开着。副队长及法医仔细察看了地上脚印,提取了人手所能及处的指纹,便叫车把尸体拉到局里技术科处理去了。

回到侦探所小黄把匆匆整理好的记录递给乔森,说:“乔老师,你看还有什么地方没记准的。”

乔森把本来不长的记录细细看了一遍,用赞许的目光看着小黄说:“挺好,字也越写越漂亮了。”

小黄笑着说:“没有真才实学字写得好有什么用。”

“慢慢来嘛。破案需要科学知识更需要实践。”

“那是自然,不过乔老师我看这个案子没有什么搞头。”

小黄用试探的目光看着乔森。

“为什么?”乔森诧异地问。

“我看不是自杀就是黑匣子。但是就那么小的地方,黑匣子的可能性不大。”黄英似乎胸有成竹。

“我说小黄。你是福尔摩斯读多了。福尔摩斯的侦探小说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。罪犯模仿别人作案手段就不怕我们学福尔摩斯破案手段吗?”尽管乔森说的和颜悦色,

黄英知道这其中或多或少含有批评之意不觉红了脸。

“毛泽东同志说，一切结论的产生都应在调查研究之后而不是在它的前头。我们只是看了看现场。看不等于调查更不同于研究。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都不是偶然的、孤立的。都是有与之相联系的方方面面。”“先给我续上茶水。就我们看到的现象谈谈，算是做初步的研究吧。”

“好的。”黄英麻利地给乔森续好水，将硕大的茶缸放在乔森手边，然后像个听话的小妹妹把自己的椅子挪到乔森对面，准备听他的高论。

“你认为孙老先生是自杀还是他杀？”

“好像是自杀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房子里就他一个人。”

“会不会是病死的呢？煤气罐虽然开着但气味不浓，根据常理不可能致人死亡。”

“我就没有想到会病死，只是考虑是自杀还是他杀。”

“这是个原则问题，蚁蝼尚且偷生何况人乎。人不会无缘无故自杀，孙老先生即便真是自杀也应找出他是因什么缘故。”

“那你觉得孙老先生是自杀呢还是他杀？”黄英觉得乔森没有对本案表示明确的态度便追问道。

“还不到确定的时候。刚才说过，结论在调查研究之后而不应在它的前头。我立即去给孙老先生的儿子发个电报，他明天下午就能赶回来，回来后我要和他谈一些细节问题。

咱们一块儿去,你和柳小虎谈谈,顺便向左邻右舍了解一下说不定有所收获。”

两人安排妥当刚好到了吃晚饭的时间,便各自买了一份盒饭,黄英将盒中的排骨都挑给乔森,自己只吃了一块。

“别,别,我这儿有。”乔森客气地推让,其实他挺喜欢吃肉。

“我挺喜欢吃肉的,但怕发胖,你多吃点儿没关系。”黄英真诚地说,透着对乔森的一片关心。

“我是不容易发胖的。我妈常说,赶头肥猪进我肚里也胖不了,我这个没良心的肚子,不了解的人还以为我舍不得吃,扣门儿呢!”

“谁说你抠门儿我给你平反。我就说:‘我们乔老师才不呢,三天一小宴,七天一大宴,每次吃宵夜都人家卖单。’怎么样?”黄英笑道。

“少贫嘴。快吃完饭回家,看你妈又要问你干啥回来晚了。”乔森已经吃完点上一根烟,黄英也迅速消灭了盒里的剩饭。

出门来已是一片灯火辉煌。

柳小虎作为第一目击者在刑警队留了住址、姓名、电话号码等,并有随时接受询问的义务。乔森昨晚打电话到黄英家告诉她孙先生的儿子次日下午才能回来。所以上午按原计划分头办事。

一大早小黄到所里拿了出门所需的東西鎖門準備去柳小虎家,誰知柳小虎卻自己找上門來了。看見黃英像要鎖門

出去的样子忙叫道：“黄小姐，出去呀？”

黄英转身一看是柳小虎，粲然一笑回答：“本来要出去，现在不必了。”黄英招呼柳小虎进屋，说了声“柳先生您稍等”便进套间去了。

柳小虎借此机会打量了一下侦探所的陈设：套间不知大小。外间是接待室，也是乔森和黄英日常工作的地方。大约15平方米左右。一进门靠右手摆一溜儿沙发和一张长茶几，沙发是浅豆沙色粗纺面料，靠背和扶手上白线勾成的网扣。沙发后面墙上挂一横幅，上书“祛邪扶正”四个大字。看来是该所的宗旨。直对门的北窗下是一张大型板台。台面上纤尘不染。左手放一叠书籍，有新版辞海，一本唐诗选，还有泰戈尔的精装诗集。右手放一砚，一个青花龙凤笔筒内插几支毛笔。桌后一张黑色真皮转椅。隔一门还有一张写字桌，只是比那张大型板台小了一些。桌面上有简单的文具及一个当作茶杯的罐头瓶。后面墙上有一面锦旗。

这时候小黄已从套间出来，顺手带上房门，她已换上一件宽松衫和一双平底凉鞋。见柳小虎没有落座便客气地说：“请坐。”柳小虎连声说：“好的，好的。”便坐在长沙发上。

“喝茶还是饮料？”黄英问道。

柳小虎抬抬屁股：“喝茶就行。”

黄英便从茶几上翻起一只杯子，先在电热水器上接了些水涮了涮，倒进旁边的红塑料面盆，从茶叶筒里捏出一撮茶叶放进去，冲上水放在柳小虎面前。

柳小虎又欠了欠身说：“谢谢。黄小姐，你也请坐。”

小黄便坐在自己的位子上,打开瓶盖呷了一口。

柳小虎指了指墙上的锦旗说:“乔森先生很有些名声,想你必定也很有才能。”

“哪里哪里。乔先生我是很崇拜的,至于我嘛,只是个学生。要说锦旗可倒不止这一面,柜子里多了。”

“乔森先生今天不上班吗?”柳小虎随便问道。

“乔老师出去了。他让我今天找你谈谈。天气这么热真怕出门,你来了就好。”黄英说。

“是吗?”柳小虎稍微有点意外,“乔先生让你找我不知道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。”

“也没有什么一定。你和孙先生是邻居,从你这儿了解些情况罢了。”黄英出道不久,但她聪明好学,跟乔森学到不少东西,这种时候放松一点儿防止对方起戒备之心,往往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。

“噢,是这样。”柳小虎似乎放下心来,“不过你需要些啥情况是否能提示一下呢?”

“可以。比如说孙先生有哪些亲朋好友,有些什么生活习惯,最近的行止等等。”

黄英一边说,一边伸出指头。她不像一般人把手张开从拇指开始往回缩,而是用拇指压住其余四指指甲,由小指开始一根根往外蹦。

柳小虎把放在茶几上的包挪了挪,开始说道:

“孙先生老伴去世有五年多了。唯一的儿子六九年下乡插队,后招工到铜川市工作,在那边成了家。每年春节一定

带老婆、孩子回西京。平时不一定。除此之外好像没有什么亲戚。有时原单位的老师傅来和他闲聊天儿。他原来在市郊一个邮电所工作,攒了好些邮票。听说他有两版‘猴’,可我从来没有见过。”

“你是说‘庚申’年的纪念生肖邮票?”黄英插话道。

“是的。你挺内行!”柳小虎眼里亮光一闪。

“谈不上内行,知道而已。”黄英浅浅一笑谦虚地说。

“其实我也不是内行,”柳小虎继续说下去,“我觉得集邮挺好玩,玩好了还多少有点赚头。孙先生的票都挺不错的,但‘猴’票有没有真是说不清。好东西不拿出来怕是想等个好价钱。不过我看这阵子价高了,再不出手怕要后悔。我问过他,他反倒说我是年轻人心急吃不了热豆腐,后来又说他根本没有‘猴票’,说有是唬人的。前几天他儿子、媳妇回来说要买商品房向他要钱,听说他只给了五千块。媳妇不答应,硬逼着儿子再要一点,老孙火了,说他只有这点钱。媳妇问起‘猴’票,他说早就卖了,卖得早没卖下好价钱。扯远了。还有啥?每天早上拎个收音机放在耳朵上到广场上散步。年纪大了爱钱、怕死、没瞌睡呗!在邮市上他也算个行家了。赚钱多少不论,赔钱不行!只要到手的货不赚钱不松手,三月五月都能压。不像我们年轻人,一看势头不好赔钱也要卖,打一枪换一个地方。除此外也没见他有啥仇人。这阵子也没见和院子里谁有摩擦什么的。我玩邮票是和他学的。要论交情就算我和他有一点了。按说孙先生身体不算太差,再活十年八年应该没有什么问题,怎么一下子就死了呢?不

知你们调查得怎么样了昵？”

“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现在不是正在调查吗？你看怎么样？”黄英巧妙地反问道。

“不行不行。我是外行，俗话说隔行如隔山。不过我看情况，就他一个人在家，门窗都锁着，不会是心脏病急性发作吧？”柳小虎试探地问。

“检验报告还没出来，”黄英说，“不过你可以谈谈你的看法。”

“我看像病死的。身上没有伤痕，也没有搏斗、挣扎的迹象。”柳小虎肯定地说。

“我也这么看，但乔老师的意思是还不能过早下结论。”  
“对，对。还有一种可能，煤气中毒。”柳小虎恍然大悟。

孙刚从铜川回来是下午3点。乔森已在孙家等候。上午乔森到刑警队去过了，检验结果是孙先生死于煤气中毒。孙刚急于去看父亲，在乔森劝说下才同意下班前和他一块儿去。因为刚做过防腐处理气味太大。

孙刚答应了，便要给乔森沏茶。

乔森连忙说：“不必客气。”

“唉！”孙刚长叹一声，一屁股坐下抱着头抽泣起来。尔后哽咽着说：“我爸命真苦。我妈在世时他们常吵架，就我一个儿子又不在身边，我媳妇也糊涂，多久回来一次还惹我爸生气。我总想着他身体还可以，有点退休工资，再倒腾倒腾，日子能过得去。等我在铜川把房子买了接他一块儿住，谁知……”说着说着止不住大哭起来。

乔森忍不住眼圈也有些发潮。等孙刚哭过几声他连忙递一支烟过去,打着火,劝说孙刚。

“孙先生,节哀。人去不能复活,一切都在冥冥之中。”

孙刚把烟点着。又是一声长叹:“咳,都怪我自己没出息,单位分房交钱,钱不够我想借一点,我媳妇说:‘你爸那钱留下做啥?’我一想也是,回来跟他商量一下。回来后我爸给了5000元,我媳妇嫌少硬要我爸再给一些,我爸就生气了。”说着又流下泪来。

“你爸给你们五千块怕也是倾囊相助吧?”乔森想一个退休工人不会有太多积蓄。

“我也不知他手头有多少钱,我媳妇问我爸‘那些猴票呢?’我爸就躁了。”

“猴票?庚申纪念邮票?”乔森警觉地问。

“我爸原来在邮局工作时集了些邮票,也没有多少。猴票发行后他很喜欢就买了两版。其他票一般只买一两联。前年邮市看好时他得意地拿出来让我看,后来再未见过。我爸说他早就卖掉了。按今年的价钱卖5万元不成问题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乔森便说,“如果方便的话,让我看看你父亲的邮册。”

“当然可以。没有什么不方便的。不过我不知在什么地方放着,反正这些东西都得整理,如果‘猴票’还在一定让你过目。”孙刚信任地说。

孙刚找到父亲的钥匙,打开立柜把集邮册全部搬了出来。乔森一一过目,自1949年至今的票整套都有,里面不乏

精品。庚申年猴票只有一枚，同其他生肖票放在同一册里。不同的是另外加了一个比邮票稍大的透明塑料袋，至于整版猴票却未见着。看完邮票二人商量去看孙先生的遗体。乔森嘱咐孙刚，在清理其他遗物时如发现猴票请通知一声，他想见识见识。

柳小虎原先在一家区办灯具厂工作，是厂里的出纳员。由于厂子设备落后，产品单一，加上管理不善等诸多原因被别厂兼并，给每人发了 3000 元回家。当别的工人终日寻找出路时，他看中了倒邮票这一行当。一是他原来受邻居孙先生影响集了一点邮票，二是目前邮市火爆有不少人赚了大钱。于是他就拿出 3000 元猛吃了一口，不到半年除了每日抽烟零花钱竟赚了 5000 块，是在工厂时工资的 3 倍。手头钱活了消费也跟了上去，原来抽“金丝猴”两天一盒，现在最低也是一天一盒“茶花”烟，时不时买盒翻盖“红塔山”过过瘾。人都说“有啥不能有病，没啥不可无钱”，但钱多了也烧人。

这天邮市中了邪。票价落落涨涨像逮不住的泥鳅。一排两行，东头的票价比西头高许多，等你从西头买下便宜票到东头，东头的价又落得比西头还低。柳小虎按兵不动喝茶闲聊，忽然一个小姑娘蹲在摊前，伸手想拿他的邮票又胆怯似地缩了回去。这小姑娘长一双美丽的大眼睛，睫毛又黑又长向上弯曲，小鼻头上一层细汗，一张口，两排雪白的牙齿如玉雕一般。她轻声用标准普通话问：“请问这是什么？”

“什么？”柳小虎嗤地笑出声来。一是没见过邮市上有这